後山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後山詩話
作者：陳師道　宋

【題解】
舊本題宋陳師道撰。師道有《後山叢談》，已著錄。是書《文獻通考》作二卷。此本一卷，疑後人合並也。陸遊《老學菴筆記》深疑《後山叢談》及此書，且謂《叢談》或其少作，此書則必非師道所撰。今考其中於蘇軾、黃庭堅、秦觀俱有不滿之詞，殊不類師道語。且謂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，極天下之工，而終非本色。案蔡絛《鐵圍山叢談》，稱雷萬慶宣和中以善舞隸教坊。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，師道亦卒於是年十一月，安能預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為譬況。其出於依託，不問可知矣。至謂陶潛之詩切於事情而不文，謂韓愈《元和聖德》詩於集中為最下。而裴說《寄邊衣》一首，詩格柔靡，殆類小詞，乃亟稱之，尤為未允。其以王建《望夫石詩》為顧況作，亦間有舛誤。疑南渡後舊稿散佚，好事者以意補之耶？然其謂詩文寧拙毋巧，寧樸毋華，寧粗毋弱，寧僻毋俗。又謂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。江河之行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，風搏物激，然後盡天下之變。持論間有可取。其解杜甫《同谷歌》之「黃獨」，百舌詩之「讒人」，解韋應物詩之「新橘」三百，駁蘇軾《戲馬臺詩》之「玉鉤、白鶴」，亦間有考證。流傳既久，固不妨存備一家爾。

王師圍金陵，唐使徐鉉來朝，鉉伐其能，欲以口舌解圍，謂太祖不文，盛稱其主博學多藝，有聖人之能。使誦其詩。曰「《秋月》之篇，天下傳誦之，其句云云」。太祖大笑曰：「寒士語爾，我不道也！」鉉內不服，謂大言無實，可窮也。遂以請。殿上驚懼相目。太祖曰：「吾微時自秦中歸，道華山下，醉臥田間，覺而月出，有句曰：『未離海底千山黑，才到天中萬國明。』」鉉大驚，殿上稱壽。

孟嘉落帽，前世以為勝絕。杜子美《九日詩》云：「羞將短髮還吹帽，笑倩旁人為正冠。」其文雅曠達，不減昔人。故謂詩非力學可致，正須胸肚中泄爾。

望夫石在處有之。古今詩人，共享一律，惟劉夢得云：「望來已是幾千歲，只似當年初望時。」語雖拙而意工。黃叔達，魯直之弟也，以顧況為第一云：「山頭日日風和雨，行人歸來石應語。」語意皆工。江南有望夫石，每過其下，不風即雨，疑況得句處也。

歐陽永叔不好杜詩，蘇子瞻不好司馬《史記》，余每與黃魯直怪嘆，以為異事。

費氏，蜀之青城人，以才色入蜀宮，後主嬖之，號花蕊夫人，效王建作宮詞百首。國亡，入備後宮。太祖聞之，召使陳詩。誦其《國亡詩》云：「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。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。」太祖悅。蓋蜀兵十四萬，而王師數萬爾。

韓退之《南食詩》云：「鱟實如惠文。」《山海經》云：「鱟如惠文。」惠文，秦冠也。蠔相黏為山。蠔，牡蠣也。

白樂天云：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臺。」又云：「歸來未放笙歌散，畫戟門前蠟燭紅。」非富貴語，看人富貴者也。

楊蟠《金山詩》云：「天末樓臺橫北固，夜深燈火見揚州。」王平甫云：「莊宅牙人語也，解量四至。」吳僧《錢塘白塔院詩》曰：「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」余謂分界堠子語也。

黃魯直云：「杜之詩法出審言，句法出庾信，但過之爾。杜之詩法，韓之文法也。詩文各有體，韓以文為詩，杜以詩為文，故不工爾。」

黃魯直謂白樂天云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臺」，不如杜子美云「落花遊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」也。孟浩然云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」，不如九僧云「雲中下蔡邑，林際春申君」也。

蘇子瞻云：「子美之詩，退之之文，魯公之書，皆集大成者也。」

學詩當以子美為師，有規矩故可學。退之於詩，本無解處，以才高而好爾。淵明不為詩，寫其胸中之妙爾。學杜不成，不失為工。無韓之才與陶之妙，而學其詩，終為樂天爾。

退之詩云：「長安眾富兒，盤饌羅膻葷。不解文字飲，惟能醉紅裙。」然此老有二妓，

號絳桃柳枝，故張文昌云「為出二侍女，合彈琵琶箏」也。又為李於誌敘當世名貴，服金石藥，欲生而死者數輩，著之石，藏之地下，豈為一世戒耶！而竟以藥死。故白傅云「退之服硫黃，一病竟不痊」也。荊公詩云：「力去陳言誇末俗，可憐無補費精神。」而公平生文體數變，暮年詩益工，用意益苦，故知言不可不慎也。

子美《懷薛據》云：「獨當省署開文苑，兼泛滄浪學釣翁。」「省署開文苑，滄浪憶釣翁」，據之詩也。

王摩詰云：「九天閶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」子美取作五字云：「閶闔開黃道，衣冠拜紫宸」，而語益工。

楊大年《傀儡詩》云：「鮑老當筵笑郭郎，笑他舞袖太郎當。若教鮑老當筵舞，轉更郎當舞袖長。」語俚而意切，相傳以為笑。

吳越後王來朝，太祖為置宴，出內妓彈琵琶。王獻詞曰：「金鳳欲飛遭掣搦，情脈脈，看取玉樓雲雨隔。」太祖起，拊其背曰：「誓不殺錢王。」

武才人出慶壽宮，色最後庭，裕陵得之。會教坊獻新聲，為作詞，號《瑤臺第一層》。

宋玉為《高唐賦》，載巫山神遇楚襄王，蓋有所諷也。而文士多效之者，又為傳記以實之，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。余謂欲界諸天，當有配偶，其無偶者，則無欲者也。唐人記后土事，以譏武后爾。

黃詩、韓文，有意故有工，左、杜則無工矣。然學者先黃後韓，不由黃、韓而為左、杜，則失之拙易矣。

永叔謂為文有三多：看多、做多、商量多也。

余以古文為三等：周為上，七國次之，漢為下。周之文雅；七國之文壯偉，其失騁；漢之文華贍，其失緩；東漢而下無取焉。

陳繹批答《曾魯公表》云：「爰露乞骸之請。」黃裳為曾侍讀制曰：「備員勸講。」乞骸，備員，乃表語，非詔語也。曾魯公謂人曰：「使布何所道。」

詩欲其好，則不能好矣。王介甫以工，蘇子瞻以新，黃魯直以奇。而子美之詩，奇常、工易、新陳莫不好也。

熙寧初，有人自常調上書，迎合宰相意，遂丞御史。蘇長公戲之曰：「有甚意頭求富貴，沒些巴鼻使奸邪。」有甚意頭、沒些巴鼻，皆俗語也。

某公用事，排斥端士，矯飾偽行。范蜀公詠《僧房假山》：「倏忽平為險，分明假奪真。」蓋刺之也。

魯直謂荊公之詩，暮年方妙，然格高而體下。如雲：「似聞青秧底，復作龜兆坼。」乃前人所未道。又云：「扶輿度陽焰，窈窕一川花。」雖前人亦未易道也。然學二謝，失於巧爾。

蘇詩始學劉禹錫，故多怨刺，學不可不慎也。晚學太白，至其得意，則似之矣。然失於粗，以其得之易也。

王荊公暮年喜為集句，唐人號為四體，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。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，同幕私幸營妓，而公諱之。嘗會僧廬，公往迫之，使妓踰墻而去，度不可隱，乃具道。公戲之曰：「年去年來來去忙，暫偷閑臥老僧床。驚回一覺遊仙夢，又逐流鶯過短墻。」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，其子以緋裹之，客賀之曰：「應是窮通自有時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如今始覺為儒貴，不著荷衣便著緋。」壽之醫者，老娶少婦，或嘲之曰：「偎他門戶傍他墻，年去年來來去忙。采得百花成蜜後，為他人作嫁衣裳。」真可笑也。

熙寧初，外學置官師，職簡地親，多在幕席。徐有學官喜誶語，同府苦之，詠蠅以刺之曰：「衣服有時遭點染，杯盤無日不追隨。」

唐人不學杜詩，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、謝師厚景初學之。魯直，黃之子、謝之婿也。其於二父，猶子美之於審言也。然過於出奇，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。三江五湖，平漫千里，因風石而奇爾。

謝師厚廢居於鄧。王左丞存，其妹婿也，奉使荊湖，枉道過之。夜至其家，師厚有詩云：「倒著衣裳迎戶外，盡呼兒女拜燈前。」

世稱杜牧「南山與秋色，氣勢兩相高」為警絕。而子美才用一句，語益工，曰「千崖秋氣高」也。

魯直有癡弟，畜漆琴而不禦，蟲虱入焉。魯直嘲之曰：「龍池生壁虱。」而未有對。魯直之兄大臨，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，問知其弟也，大呼曰：「我有對矣。」乃「虎子養溪魚」也。

歐陽公謫永陽，聞其倅杜彬善琵琶，酒間取之，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，公亦不復強也。後杜置酒數行，遽起還內，微聞絲聲，且作且止而漸近。久之，抱器而出，手不絕彈，盡暮而罷，公喜甚過所望也。故公詩云：「座中醉客誰最賢？杜彬琵琶皮作弦。自從彬死世莫傳。」皮弦世未有也。

尚書郎張先善著詞，有云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「簾幕卷花影」，「墮輕絮無影」，世稱誦之，號張三影。王介甫謂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不如李冠「朦朧淡月雲來去」也。冠，齊人，為《六州歌頭》，道劉、項事，慷慨雄偉。劉潛，大俠也，喜誦之。

往時青幕之子婦，妓也，善為詩詞。同府以詞挑之，妓答曰：「清詞麗句，永叔、子瞻曾獨步，似恁文章，寫得出來當甚強。」

黃詞云：「斷送一生惟有，破除萬事無過。」蓋韓詩有云：「斷送一生惟有酒，破除萬事無過酒。」才去一字，遂為切對，而語益峻。又云：「杯行到手更留殘，不道月明人散。」謂思相離之憂，則不得不盡。而俗士改為「留連」，遂使兩句相失。正如論詩雲，「一方明月可中庭」，「可」不如「滿」也。

子瞻謂孟浩然之詩，韻高而才短，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。

魯直《乞貓詩》云：「秋來鼠輩欺貓死，窺甕翻盤攪夜眠。聞道貍奴將數子，買魚穿柳聘銜蟬。」雖滑稽而可喜。千載而下，讀者如新。

龍圖孫學士覺，喜論文，謂退之《淮西碑》，敘如《書》，銘如《詩》。

子瞻謂杜詩、韓文、顏書、左史，皆集大成者也。

少遊謂《元和聖德詩》，於韓文為下，與《淮西碑》如出兩手，蓋其少作也。

王夫人，晁載之母也。謂庶子功名貴富，有如韓魏公，而未有文事也。

退之作記，記其事爾；今之記乃論也。少遊謂《醉翁亭記》亦用賦體。

莊、荀皆文士而有學者，其《說劍》、《成相》、《賦篇》，與屈《騷》何異。

揚子雲之文，好奇而卒不能奇也，故思苦而詞艱。善為文者，因事以出奇，江河之行，順下而已。至其觸山赴谷，風搏物激，然後盡天下之變。子雲惟好奇，故不能奇也。

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，便似樊文，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《長卿傳》如其文，惟其過之，故兼之也。

退之以文為詩，子瞻以詩為詞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今代詞手，惟秦七、黃九爾，唐諸人不迨也。

韓退之《上尊號表》曰：「析木天街，星宿清潤，北嶽醫閭，神鬼受職。」曾子固《賀赦表》曰：「鉤陳太微，星緯咸若，昆侖渤澥，波濤不驚。」世莫能輕重之也。後當有知之者。

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，然用散語與故事爾。楊文公刀筆豪贍，體亦多變，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。又喜用古語，以切對為工，乃進士賦體爾。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，又善敘事，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，次退之云。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，但傷巧爾。

元祐初，起范蜀公於家，固辭。其表云：「六十三而致仕，固不待年；七十九而造朝，豈云知禮！」是時文潞公八十餘，一召而來，人各有所誌也。

昔之黠者，滑稽以玩世。曰彭祖八百歲而死，其婦哭之慟。其鄰里共解之曰：「人生八十不可得，而翁八百矣，尚何尤！」婦謝曰：「汝輩自不諭爾，八百死矣，九百猶在也。」世以癡為九百，謂其精神不足也。又曰，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，召胥魁問之，魁具道笞十至五十，及折杖數。令遽止之曰：「我解矣，笞六十為杖十四邪？」魁笑曰：「五

十尚可，六十猶癡邪！」長公取為偶對曰：「九百不死，六十猶癡。」

唐語曰：「二十四考中書令。」謂汾陽王也，而無其對。或以問平甫，平甫應聲曰：「萬八千戶冠軍侯。」不惟對偶精切，其貴亦相當也。

范文正公為《岳陽樓記》，用對語說時景，世以為奇。尹師魯讀之曰：「傳奇體爾。」《傳奇》，唐裴鉶所著小說也。

柳三變遊東都南、北二巷，作新樂府，骫骳從俗，天下詠之，遂傳禁中。仁宗頗好其詞，每對酒，必使侍從歌之再三。三變聞之，作宮詞號《醉蓬萊》，因內官達後宮，且求其助。仁宗聞而覺之，自是不復歌其詞矣。會改京官，乃以無行黜之，後改名永，仕至屯田員外郎。

寧拙毋巧，寧樸毋華，寧粗毋弱，寧僻毋俗，詩文皆然。

魏文帝曰：「文以意為主，以氣為輔，以詞為衛。」子桓不足以及此，其能有所傳乎？

魯直與方蒙書：「頃洪甥送令嗣二詩，風致灑落，才思高秀，展讀賞愛，恨未識面也。然近世少年，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，乃縱酒以助詩，故詩人致遠則泥。想達源自能追琢之，必皆離此諸病，漫及之爾。」與洪朋書云：「龜父所寄詩，語益老健，甚慰相期之意。方君詩，如鳳雛出穀，雖未能翔於千仞，竟是真鳳凰爾。」與潘邠老書曰：「大受今安在？其詩甚有理致，語又工也。」又曰：「但詠五言，覺翰墨之氣如虹，猶足貫日爾。」

老杜云：「長鑱長鑱白木柄，我生托子以為命。黃獨無苗山雪盛，短衣數挽不掩脛。」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，改為黃精，學者承之。以余考之，蓋黃獨是也。《本草》赭魁註：「黃獨，肉白皮黃，巴、漢人蒸食之，江東謂之土芋。」余求之江西，謂之土卵，煮食之類芋魁云。

余讀《周官・月令》云：「反舌有聲，佞人在側。」乃解老杜《百舌》「過時如發口，君側有讒人」之句。

韋蘇州詩云：「憐君臥病思新橘，試摘才酸亦未黃。書後欲題三百顆，洞庭須待滿林霜。

」余往以為蓋用右軍帖中「贈子黃甘三百」者，比見右軍一帖云：「奉橘三百枚。霜未降，未可多得。」蘇州蓋取諸此。

余評李白詩，如張樂於洞庭之野，無首無尾，不主故常，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。吾友黃介讀《李杜優劣論》曰：「論文正不當如此。」余以為知言。

禮部員外郎裴說《寄邊衣詩》曰：「深閨乍冷開香篋，玉箸微微濕紅頰。一陣霜風殺柳條，濃煙半夜成黃葉。重重白練明如雪，獨下閑階轉淒切。只知抱杵搗秋砧，不覺高樓已無月。時聞塞雁聲相喚，紗窗只有燈相伴。幾展齊紈又懶裁，離腸恐逐金刀斷。細想儀形執牙尺，回刀剪破澄江色。愁撚金針信手縫，惆悵無人試寬窄。時時舉手勻殘淚，紅箋漫有千行字。書中不盡心中事，一半殷勤托邊使。」裴說詩句甚麗。《零陵總記》載說詩一篇，尤詼詭也。

世語云：「蘇明允不能詩，歐陽永叔不能賦。曾子固短於韻語，黃魯直短於散語。蘇子瞻詞如詩，秦少遊詩如詞。」

韓詩如《秋懷》、《別元協律》、《南溪始泛》，皆佳作也。

鮑照之詩，華而不弱。陶淵明之詩，切於事情，但不文耳。

子厚謂屈氏《楚詞》，知《離騷》乃效《頌》，其次效《雅》，最後效《風》。

右丞、蘇州，皆學於陶、王，得其自在。

眉山長公守徐，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，賦詩云：「路失玉鉤芳草合，林亡白鶴野泉清。」廣陵亦有戲馬臺，其下有路號「玉鉤斜」。唐高宗東封，有鶴下焉，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，名以白鶴。公蓋誤用，而後所取信，故不得不辯也。

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：「勛業頻看鏡，行藏獨倚樓。」謂甫之詩，皆不迨此。

呂某公歸老於洛，嘗遊龍門還，閽者執筆歷請官稱，公題以詩云：「思山乘興看山回，烏帽綸巾入帝臺。門吏不須詢姓氏，也曾三到鳳池來。」

曹南院為秦帥，吶氏舉國入冠，公自出禦之。戰於三都谷，大敗之，吶氏遂衰。其幕府獻詩云：「賢守新成蓋代功，臨危方始見英雄。三都谷路全師入，十萬胡塵一戰空。殺氣尚疑橫塞外，捷音相繼遍寰中。君王看降如綸命，旌節前驅馬首紅。」

太祖夜幸後池，對新月置酒，問：「當直學士為誰？」曰：「盧多遜。」召使賦詩。請韻，曰：「些子兒。」其詩云：「太液池邊看月時，好風吹動萬年枝。誰家玉匣開新鏡？露出清光些子兒。」太祖大喜，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。

韓魏公為陝西安撫，開府長安。李待制師中過之。李有詩名，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，云：「願得貔貅十萬兵，犬戎巢穴一時平。歸來不用封侯印，只問君王乞愛卿。」

某守與客行林下，曰：「柏花十字裂。」願客對。其倅晚食菱，方得對云：「菱角兩頭尖。」皆俗諺全語也。

杭妓胡楚、龍靚，皆有詩名。胡云：「不見當時丁令威，年來處處是相思。若將此恨同芳草，卻恐青青有盡時」。張子野老於杭，多為官妓作詞，與胡而不及靚。靚獻詩云：「天與羣芳十樣葩，獨分顏色不堪誇。牡丹芍藥人題遍，自分身如鼓子花。」子野於是為作詞也。

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，以為富貴，而其兄謂之至寶丹。

閩士有好詩者，不用陳語常談。寫投梅聖俞，答書曰：「子詩誠工，但未能以故為新，以俗為雅爾。」

蘇公居潁，春夜對月。王夫人曰：「春月可喜，秋月使人愁耳。」公謂前未及也。遂作詞曰：「不似秋光，只與離人照斷腸。」老杜云：「秋月解傷神。」語簡而益工也。

余登多景樓，南望丹徒，有大白鳥飛近青林，而得句云：「白鳥過林分外明。」謝朓亦云：「黃鳥度青枝。」語巧而弱。老杜云：「白鳥去邊明。」語少而意廣。余每還里，而每覺老，復得句云「坐下漸人多」，而杜云「坐深鄉里敬」，而語益工。乃知杜詩無不有也。

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，齊武帝戲之曰：「貂蟬何如兜鍪？」對曰：「貂蟬生於兜鍪。

」外大父潁公罷相建節，出帥太原，其詩曰：「兜鍪卻自貂蟬出，敢用前言戲武夫！」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，嘗帥秦，以事去，其詩曰：「兜鍪不勝任，猶可冠貂蟬。」

東坡居惠，廣守月饋酒六壺，吏嘗跌而亡之。坡以詩謝曰：「不謂青州六從事，翻成烏有一先生。」

王旂，平甫之子，嘗云：「今語例襲陳言，但能轉移爾。」世稱秦詞「愁如海」為新奇，不知李國主已云：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但以江為海爾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